

羅維明

電影文章

J 905
981

港台書室

真正創造

②

羅維明

電影文章



801303

真正創造 ②

羅維明 電影文章

著作：羅維明

出版：真正出版 A Real Company

製作：真正出版

地址：香港柴灣利眾街49號富誠工業大廈B座17樓B2室

分色：電影打字社

印刷：鴻基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利源書報社

初版：1998年7月

ISBN：962-8114-43-3

定價：港幣 68 元

版權所有(c) All Right Reserved 1998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計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本刊物所表達之意見或觀點及其所有內容，均未經香港藝術發展局作技術性認可或證明確實無誤，亦並不代表香港藝術發展局之立場。



目錄

電影甚麼時候傳入香港

一

五十年代粵語片的一些問題

一二

流淚的時候

一七

雙城舊影——國語電影對五十年代香港的態度

二四

青春 A-GO-GO

三〇

國語風情畫

三八

香港新電影

四四

十年人事數風流——徐克與許鞍華

四九

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

五六

電影處於危機蔓延時

六四

向新春賀歲片拜年

六八

重慶森林

七四

旗動、風動、直指人心——《東邪西毒》的荒誕人生

七六

星仔反叛論

成龍作者論

徐克超值風格

小津境界

候孝賢好嘢！

青春之詩——茂瑙：《禁忌》

悲憫的可貴——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

誰會明白尚盧高達

又是高達

法斯賓達

偉人哥普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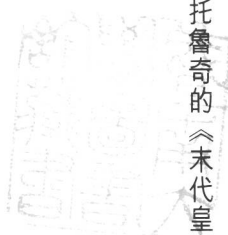
伊力盧馬的《飛行員的女人》

巴黎狂愛——Less Carax的《新橋戀人》

探星者

重歸伊甸——《霧中風景》

奇斯洛夫斯基之死



八〇

八二

八五

九〇

九三

九七

九九

一〇一

一〇四

一〇八

一一〇

一一三

一一六

一一九

一二四

一二七

伊丹十三之死

一二九

錯愛《錯戀》

一三二

夕樹舞子使我胡思亂想

一四〇

電影政治審查

一四四

我們的歷史感

一四七

康城獎項 香港之光

一五〇

春光如此虛無

一五三

SZ

一五六

happy together

一五九

Impossible possible

一六二

戴安娜半生緣

一六五

FACE/OFF

一六八

後殖民論述《神偷諜影》

一七二

看電影不必一定要看到電影院

一七六

電影院放映國歌

一八〇

Madonna or G.I. Jane

一八四

GAME

一八七

2020年影視新世紀

一九〇

97 : An Ending or a Beginning?

一九三

70 remembrance

一九六

荷里活哥斯拉

一九九

新春快樂，人人有獎

二〇二

翻版VCD文化

二〇六

完全青春感覺

二一〇

電影甚麼時候傳入香港



余慕雲一書第8頁所用的一幅插圖，在 Musser 出版的【History of American Cinema】中刊載過，英文說明只謂盧米埃的操作員在拍片，沒有註明地點，余慕雲給改成在香港拍片。

余慕雲新寫的【香港電影史話】，有一張圖片說是盧米埃的攝影師在1896年間在香港拍攝電影，這張圖片在其它外文的電影書中也不難看到，當然沒有說是在香港，而中外歷史至今仍沒有記載盧米埃的攝影隊在1896年到過香港。余慕雲堅持這個說法，只因深信已故的林年同生前說在巴黎看過這類片段（但林的遺著並無記述，盧米埃至今面世的片段亦無香港風光，更遑論是1896年），以及看到華字日報在1896年刊登的一段廣告新聞。這段廣告新聞最初由我在1995年間發現，並且在同年於【信報】發表。我最初在【華字日報】找到這段廣告，再找到報紙記者在同年1月30日的報導，用上「映畫奇觀」的標題來報導這件事，最初也不假思索以為與電影有關，但仔細推敲過節目的日期、節目內容、及新聞報導內文的措詞，我又不敢遽下斷語了。

其受附近第八號華館處燒燬而已○又據新報 前知元發行代理士葛哈那公司現報該報一節謂其利便更甚於前
 悉該公司所運一艘名周泰與新式船相伯仲同在花飛路船廠所建云○映畫奇觀 荷威多利亞酒樓新設油畫數十幅以
 映之各景即有其兩軍交戰情形炮火連 升為數日觀者如置身戰場時時見識者不可不一睹也 恐不可及 此報故特
 事以通張一得所運貨物之駛入其院有便僕數錄其先存倉庫之念而利令智昏也日本有嶺州商人周某控告三人於案其

【華字日報】1896年
 1月30日的報導。

廣告這樣說：

戰仗畫景奇觀

茲由各西國帶來各國戰爭形圖令看者儼然隨營觀戰及各國奇巧故
 事數百套無不俱備每日擺列陸十套日夜更換……

【華字日報】的記者看過後報導：

映畫奇觀 舊域多利酒樓新設油畫數十幅以燈映之各景畢肖其兩
 軍交戰情形炮火連天尤為駭目觀者如置身疆場欲增見識者不可不睹也

【華字日報】1896年
 1月18日的廣告。

盧米埃發明的電影機 Cinematographe，在1895年12月28日於巴黎
 公開面世，【華字日報】提到的活動則在一月下旬開始，當時由英國
 乘坐快速洋輪到香港需時三個星期，盧米埃的電影機的確有充裕時間
 付運香港，但如此一來，盧米埃便要在巴黎首映後，不到一個星期，
 派人動身東行，並且以香港作為巴黎以外，第一個公開放映的地方。
 盧米埃會這樣做嗎？我實在很懷疑。

盧米埃在巴黎首映後的第一張海報，Lumiere Cinematographe的字樣清楚可見。



盧米埃在倫敦首映的海報，連相都印理。

Cinematographe在巴黎首映當日上座率並不理想，全院只有三十三人，許多被邀的記者都爽約，因為大家以為不外乎是活動幻燈片，無甚稀奇。但幾日後口碑傳遍全市，巴黎人才趨之若鶩，放映地點的 Grand Café每日大排長龍，需要警察來維持秩序。等巴黎的放映成功後兩個月，盧米埃才開始他的海外發行。第一站便是英國倫敦，首映日期是1896年2月20日。Cinematographe會先傳到倫敦，相信是盧米埃與為他們在倫敦統籌放映事宜的 Felicien Treway 交情深厚有關。Felicien Treway 雖是法國人，卻是倫敦知名的魔術師與影幻家 Shadow Illusionist，他與 Antoine Lumiere 稔熟，盧米埃早年拍攝的影片多是身邊的親朋好友，Felicien Treway 也有出鏡，在1895年的《玩牌牌》（The Card Game）中亮相。倫敦公映後一個星期，盧米埃便要趕緊派遣操作師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產品，並且拍攝各地風光，增加片源，因為英國人自己研發的放映機已經在1月14日試映成功，三月間便可以正式推出。

盧米埃的操作隊分成多支，差不多同時出發到不同的城市，行程的分配大致是：Charles Moisson 與 Francis Doublier 沿西歐東行到俄國再南下土耳其中南半島，Eugene Promio 南行經北非到俄國，Felix Mesguich 前往美國加拿大又到過俄國，Maurice Sestier 經南歐到印度

然後轉往澳洲，Gabriel Veyre則到拉丁美洲再穿越大西洋到日本。Gabriel Veyre就是從日本到中國，不過那已經是1899年的事了。盧米埃的操作隊這次旅程的意義非常重大，他們在96年間所到之處，就像薪火相傳，點亮了當地的電影事業。當時的火把是這樣一路傳過去：

3月1日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公映

4月30日在德國的柏林

4月1日在奧地利的維也納

5月1日在瑞士的日內瓦

5月15日在西班牙的馬德里

5月17日在俄國的聖彼得堡

6月26日在南斯拉夫的貝爾格勒

6月29日在美國的紐約

7月7日在印度的孟買

7月8日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

7月15日在捷克的捷克斯諾弗克

8月在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

9月28日在澳洲的雪梨

盧米埃在沙俄和義大利首映的海報，留意 Lumieres Cinematographe 的字樣。



盧米埃當年所拍的影片，雖然仍有許多未整理登記，有許多甚至從未沖印（近期出土的一批影片，便發現以前沒有見過的中國風光，「香港電影節」前年放映的盧米埃節目，便有這幾個片段），但海外特派員的行蹤還是有跡可尋，其中幾個人的經歷還驚險重重。Eugene Promio 在俄國放映沙皇片段被憤怒的農民驅趕，Felix Mesguish 在美國被控無牌拍片，又在俄國因拍到一個軍官與名舞孀共舞而被認為故意詆毀軍風被驅逐出境。以現時已知的資料來看，幾支隊伍都由二三月間才由歐洲出發，【華字日報】記載的「奇觀」活動又怎會與他們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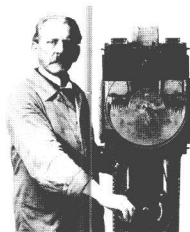
也許我們可以再問：盧米埃其實早在 1895 年 3 月間，已經半公開地展示了 Cinematographe，他們在法國全國工業推廣聯盟大會上，放映了自己拍的《工人離開工廠》，又在 6 月里昂的攝影學會拍攝和放映會員抵達的情形。他的放映機早已為人知曉，所以會否因此提早流出市面，或者租售給他人，因而可以提早傳到亞洲？但了解過盧米埃的經營方式，便知道沒有這個可能。到 1897 年之前，盧米埃都一手包辦放映拍攝工作，沒有打算將機器租售，因此才會訓練操作師，派赴海外。其實盧米埃的放映活動很容易分辨，他的宣傳廣告與海報必定印上 Lumieres Cinematographe 的字樣，由巴黎的首映到沙俄的公映都

不例外。兼且三四月間，英美發明的放映機開始流通海外，面對競爭，盧米埃更要廣事宣傳自己的產品。直到1900年，日本人大島豬市將電影首次引進台灣時，在【日日新報】上刊載的廣告也註明是Cinematographe。【華字日報】記載的「奇觀」活動卻不見到有這個生招牌，盧米埃肯過你？

新的出土文物通常會改變舊日歷史的寫法，但【華字日報】這段消息稍加對證，就發覺離題萬丈，不值一哂。歷史研究，不是只懂收集古董就夠。

其實再研究下去，我甚至懷疑【華字日報】記載的這個活動與電影有關。

雖然我們都知道，在1895至96年間，除了盧米埃外，英、美、德三國都先後推出各自的發明，彼此前後相隔不到兩三個月，而德國的Max和Emil Skladanowsky兩兄弟製造的Bioskop，更比盧米埃的早了將近兩個月，在1895年11月1日在柏林的冬宮首映。按道理電影還是有機會在96年初傳入香港。但在進一步論證澄清這個可能之前，我想先整理一下同期電影發明的情況。盧米埃的首映後半個多月，英國的Birt Acres於1896年1月14日在倫敦皇家攝影學會，首次試映了他製造的Kineopticon。而曾經一度與Birt Acres合作的Robert Willi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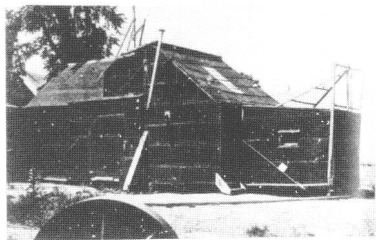


Max 和 Emil Skladanowsky
兩兄弟製造的 Bioskop。

Paul 後來又獨自研製了 Animatographe (又名 Theatograph)，於 1896 年 3 月 25 日在 Alhambra 音樂廳首映。美國的 Thomas Armat 最初與 Charles Francis Jenkins 共同研發，後來又另找 Thomas Edison 合作製造的 Vitascope，則要在 1896 年 4 月 23 日才於紐約的 Koster & Bial's 音樂廳首映。

R.W.Paul 的 Animatographe 因為願意租借給他人獨立經營而廣泛流傳，比 Lumiere 的 Cinematographe 更快催生了全世界的電影業，George Melies 便買了 R.W. Paul 的 Animatographe 提早開始他的電影生涯 (Lumiere 不賣給他)，而英國的魔術師 Carl Hertz 更把 Animatographe 帶到海外放映，除了在 5 月 11 日於南非約翰尼斯堡首映外，還比 Lumiere 的 Cinematographe 更早到達澳洲，於 8 月 22 日在墨爾本的歌劇院公映。儘管如此，依以上的日期來看，【華字日報】所記載的「奇觀」活動，也不可能不是 R.W.Paul 的發明。至於會不會是 Skladanowsky 兄弟的 Bioskop，就真是天曉得——

Skadanowsky 兄弟的父親是個著名的影戲藝人，擅演幻燈 magic lantern 戲法，而他兩兄弟發明的 Bioskop 其實只是一個大型的幻燈機，左右放置兩捲底片，同時攪動，而靠左右片門的此開彼合，使畫面重疊溶合而產生動感。據知這個機器體積龐大，光線澹暗，畫面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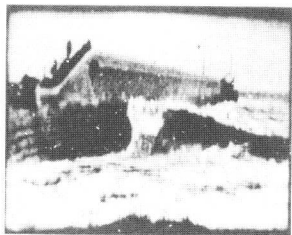


Edison 的 Black Maria。

並不討好，所以流傳不廣。兩兄弟在 86 年起才在北歐巡迴放映，但未幾便給更新的發明淘汰，能夠傳到香港的機會相信很微。

談到 Bioskop 與 magic lantern 的關係，我其實懷疑【華字日報】所記載的「奇觀」活動充其量只是一場幻燈放映，甚至乎可能只是如記者行文措詞的字面意義：「新設油畫數十幅，以燈映之」，不過是幾幅油畫而已。

現有的西方電影史籍在記載上述幾個首映的節目內容時，都沒有提到有任何與戰仗有關的片段。提到 Skadanowsky，就只有袋鼠拳賽和蛇舞，盧米埃的是《育嬰記》、《工人放工》、《踩單車》。Birt Acres 的則是特別膾炙人口的《Rough Sea at Dover》，連 Edison 早期的 Vitascope 都靠這部片食糊。Edison 從 1891 年起開始拍片供自己發明的 Kinetoscope 所用，但當時的底片感光速度慢，不適宜外景，Edison 要自建片場拍片：這個片場叫 Black Maria，其實不過是間小木屋，只能拍些藝人雜技之類短片，當然不會有千軍萬馬的戰爭場面。Vitascope 面世之初，放的大部份都是這類舊片，所以觀眾反應不佳，只有向 Birt Acres 買來的《Rough Sea at Dover》才大受歡迎，Edison 有見及此，才學 Lumiere 般派人出外拍片。《Rough Sea at Dover》拍的只不過是 Dover 海岸巨浪滔天的情況，已經叫觀眾喝采，如果真有



Brit Acres 的《Rough Sea at Dover》

【華字日報】記者所謂「兩軍交戰、砲火連天」的場面，仲唔震晒天，但點解歷史提都唔提？盧米埃等人後來當然拍到一些軍隊行營的片段，但那是 1896 年以後的事。真正的戰地影片還要等到 1899 年英國與南非布爾族人爆發戰爭之後。【華字日報】所記載的「奇觀」活動如果真有戰爭片段，真要嘆句：此片何來可問誰？

不過，如果【華字日報】所記載的「奇觀」活動只是一場幻燈放映就一點也不稀奇。在電影正式面世之前，沿襲 magic lantern 而來的幻燈戲法已經是民間流行娛樂，技巧層出不窮而且變化多端。1851 年已經懂得將不同燈片溶接重疊來製造動感，到 1872 年，Eadweard James Muybridge 同時用多部攝影機並排次第拍攝馬匹奔跑過程，而開創活動影像先河後，要製造栩栩如生的幻燈影戲已經不是難事，效果的逼真今天也許無法想像，但已經令當時的人瞠目結舌。1876 年間，葛元熙著的【上海繁昌記】便記述觀看西洋影戲的觀感：「其最動目者，為洋房被火，帆船遇風。被火者，初則星星，繼而大熾，終至燎原，錯落離奇不可思議；遇風者但覺台風撼地波濤掀天，浪湧船顛，駭人心目。他如泰西各國爭戰事，及諸名勝，均有圖畫，恍疑身歷其境頗有可觀。」光看這段描寫而不留意日期，還真的以為他在看電影。1875 年上海【申報】1111 號亦有一則記述，描寫觀看「活畫戲」的印象：

「忽見燈光漸滅，台上帷內隱約現出波文，繼則水天一色，居然成巨浸矣，輪船亦迤邐而來，煙焰蔽空，雙輪旋轉，炮眼內陡發火光，則炮即應聲而出，人皆為之絕倒，由是或易為炮台或幻作營壘或兵勇荷戈或民人避禍千態萬狀，變幻無窮，當日南北花旗打仗情形歷歷在目矣……」

【華字日報】記者所寫的還沒有他的生動！

【華字日報】記者看到的「映畫奇觀」會否就是上海【申報】作者看到的呢？在各種論證都無法證明那是甚麼時，這也是一種猜想。昔日的電影資料現時幾乎全仗【華字日報】的廣告新聞，但香港大學現存的【華字日報】缺頁缺日的情形非常嚴重，所以對現時找到的資料也不必妄下斷語。

一九九六

參考資料

【電影文化】，1982年2月號

Toulet, Emmanuelle. CINEMA IS 100 YEAR OL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5. Translated by Susan Emanuel

Robinson, David. THE HISTORY OF WORLD CINEMA, New York: Stein and